

一个诗人的乘风破浪

(连载作品)

欧阳斌诗歌集《深爱张家界》系列编辑手记

石继丽

从2012年开始，欧阳斌每天都写日记，日记的形式便是诗歌。每天的日记有六七件事不等，于是每天便有六七首诗。诗又分很多小章节，到2023年6月，他的诗歌竟然积累了有数千首，还不包括他6万多字的哲思随笔和60多首古风诗词。我感觉每一首诗都像是一束光，它们是局部的、微弱的、细小的，却又是温暖的、照耀的、真实的，能够让你触摸到的。这样的微光让我感到写作的温暖，生活的温暖，人性的温暖，它们细小而微弱地照耀着暗夜里的寒冷和孤寂，在我荒凉的心灵旷野点亮一束希望之灯。在他的笔下有很多瞬间和影子，美好的、温情的、炙热的、悲悯的、孤独的、刚强的、桀骜的、狂放的、理智而近乎残酷的。我在它们的疼痛里发现我的疼痛，在它们的孤独里寻找我的孤独，在它们的骄傲里找回我的骄傲，在他对自然、对人类、对生活的爱里感受到绵延不尽的爱。

纵观欧阳斌的写作，纯粹的歌咏、浪漫的想象和哲思的表达是其三种最基本的方式。他的语言如同一个魔术师在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又美不胜收；他像孙悟空一样打破诗歌传统的语言体系结构，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结构模式；又像一架精密的凹凸镜，不断地变化着焦距俯瞰着天空、大地、植物、动物、人类，给你呈现一个新世界；他笃信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以及庄周之道，善于思考，每首诗或明或暗，景情交织，在最后几句峰回路转，狂风骤雨一般震撼你，甚至让你感到隐隐约约的疼痛，这便是他诗歌最强大的力量。而将这一切特点和技巧点石成金的，是他深藏于骨子里对祖国的忠诚、融入血脉的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

他的诗，是他所有吃进去的东西被血与火淬炼后捧出的丹。因此，欧阳斌所有的文字，都是他自己，也几乎都有阳光、土地、花朵和大海的气息，自然、炙热、

幽默、智慧，悲而不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语言：像黄果树瀑布飞流直下

在文学创作中，语言是通达艺术的阶梯，记录着心灵的足迹，与思考同时存在。它反对语言单纯的通讯性质，那些仅有实用性、史料性等功能而不具备审美功能的文章，显然应该被排斥在诗歌之外。

欧阳斌活蹦乱跳的诗歌语言是他怀揣的一柄短刃，给予他纵横捭阖左冲右突的实力，像《射雕英雄传》里的曲灵风一样，转眼间出手劈空掌，这是比勤奋更加难以对抗的力量。这个特点在《深爱张家界》山水人文篇一书中尤为突出，224篇诗歌中，从3001座山峰写到800条水，从珙桐写到猴子，从春天写到夏天，从东线写到西南北线，从山水写到人文，从绿色写到红色，可以说写尽了张家界9533平方公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从他鲜活的文字里，你可以快速地阅读张家界并爱上张家界，在他身上看得见文学的汪洋恣肆和抵达远方的能力。他的语言和写法体现了一定的先锋性和实验意识，是有意和传神的表述，作对，从而完成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比如在《烟雨张家界》中，全诗分为四个章节，即云雾烟雨，作者就是通过这种具象的描述将武陵源的云和峰林的仙气飘飘的意境形象地表达出来，又以拟人、夸张、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让读者自觉地跟随他的叙述进入动感地带，纵情山水，一路清风明月。

浪漫主义是欧阳斌诗歌的第二个突出特点。他的诗意图像瀑布一样奔腾在每座山峰上，在四季花开里，在桑植民歌里，在吊脚楼村庄里，在热烈的茅古斯中，在扶贫村的褶皱里，也在纵横捭阖的哲思里

让人读来远离世俗繁琐，有种世外桃源的清新感，同时他又给文字赋以刀劈斧砍的力量，让你读后有种痛快淋漓的酣畅

感。《武陵源告诉你》以

石可以这样长 水可以这样流 云可以这样飘 树可以这样绿 为分主题，用非常灵动的语言将武陵源经典山水推到读者眼前。在武陵源，仰视那三千奇峰，你会看到奇峰上那一点点绿，那是大自然留在奇峰上的诗句，只有白云才配将它们发表，只有雄鹰才配将它们朗诵，只有太阳与月亮才配成为它们精彩的标点。再比如《三姐妹峰》：这样的三姐妹，成长花了一亿年，装花了一亿年，描个眉又是一亿年。

现在，她们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立在武陵源，她们在等人，兄弟，千万别高估了自己。

她们在等的，显然不是我们

这样的夸张、拟人化的语言、日常生活化的设

想和幽默感给诗歌注入新鲜的血液，生动

而不僵硬，清晰而不晦涩。

纵观他的诗歌写作，叙事诗相对更多一些，一首诗里有人物塑造、有矛盾冲突、有咀嚼后的箴言，需要他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提炼生活的能力。他常常以景物寓喻，以静物寓喻，以动态寓喻，寓情于景于物，托物言情言志。比如《采药老人》：一定还有一种药，他还没有采到

否则，人间不会有这么多的贪欲，一定还

有一种药，他还没有采到，否则，人间不

会有这么多的争斗，一定还有一种药，他

还没有采到，否则，人间不会有这么多的

痴迷，一定还有一种药，他还没有采到

否则，人间不会有这么多的疼痛，否则，

这个老人不会背着药篓，在张家界站了三

亿八千万年，还不回首。将采药老人

拟人化，采药来治疗 人间的贪欲，可

是还没有采到 人间有那么多疼痛，

可贪欲已 病入膏肓，采药老人背着药

篓在张家界站了三亿八千万年，采到还

是没有采到？诗歌像《边城》一样，用了

一个开放性的结尾：还不回首。明天或许

会采到，或许永远采不到。他的点评古人

和今人系列，以及植物辞、动物辞系列诗

歌中，除了塑造人物形象、铺垫故事细节外，还有独具慧眼的结论，让读者拍案叫绝。尤其是用14首诗歌演绎的14个词牌名，语言精怪，想象奇特，出其不意。

先看看《忆江南》结尾：唯独这一个 忆 字会让人陡然心酸、甚至心疼，会让人想到，这么美好的江南，原来也是有别离的，原来也是要飞的，也是易碎的。江南本来就意味着浪漫，经他的诗一拨动，便有了惆怅、酸楚和崩裂的画面，便有了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

再读读《如梦令》：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听风的命令，听雨的命令，听花的命令，听叶的命令，听梦的命令，却不喜欢听人的命令。这些发命令的主人是风和雨，是花和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是不可思议的温柔。但这群人唯独不喜欢看似宅心仁厚却残酷无情的人向自己发命令。他们像竹林七贤一样，崇尚自然，返璞归真，不畏权势，不惧礼法，放浪于形骸之外，这种飘逸洒脱的风神气韵恰与欧阳斌纵马江湖的侠客主张不谋而合，给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加添了一层明丽潇洒的色彩。

欧阳斌的观察和体悟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他诗歌的独到特质，正是依靠语言来完成的。他重视意象的运用匹配，如飘洒的 白雪，变换的 繁花，忠贞的 梅花，灯 寓喻希望，均带着一定的洁白 光芒 与 明亮，披上一抹 红色 温暖 纯洁 的色彩，充满力量，展示人们对世界的热情与美好憧憬。而流淌在他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血脉无所不在，他成功地以现代手法和现代语言营造出了浪漫的世外桃源胜境。

(未完待续)

世界上有许多好地方。可惟有西界这个地方，不仅景色秀美，这里的风也很有意思。夏日里来过一次，在这里接受了风的抚慰之后，便念念难忘，想整个夏天一直泡在西界的风里。

这里的风，坦荡荡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风，像这里的人们一样坦坦荡荡的。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下，这座海拔1200米以上的大山上，风像一位身手敏捷、胸怀坦荡的汉子，潇洒自在地走着、跑着、叫着、笑着。它从不炫耀武力，吹断大树的树枝，吹得小树直不起腰来；它从不没事找事，把头顶的天空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它从不无聊八卦，把一棵树的秘密告诉给另一棵树。走在西界的地面上，可以放开怀抱，敞开衣襟，慢悠悠、怡然自得地行走在任意一条林间小道上；可以闭上眼睛，打开心灵，任由这里的风拂过脸颊、掠过耳畔、钻进脖颈，带走身上的暑热和心中的烦扰。在这里，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里的风，不会讨好你、谄媚你，也不会嘲笑你。它是我们最坦荡无私的朋友。面对这样的朋友，我们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里的风，凉爽爽的。没有一点儿棱角，没有一点儿锋芒，吹面不寒，拂衣不冷，清清凉凉的，舒舒服服的。哪怕你一身臭汗，来到这里，顿觉凉风习习，凉气四溢，让人暑气全消。这犹如小时候夏日坐在水井旁，一股凉润之意悄然漫开，从脚底而漫延全身。犹如在阴阴绿竹间漫步，凉爽之意由竹枝竹叶上流溢出来，流到头发肩膀上去了。犹如独坐在树林深处的一条小溪边，清亮的溪水淙淙流淌，丝丝缕缕的凉意布满整座树林。头发、额头、脸颊、手、脚，乃至衣襟上，都清清凉凉的。这里，知了的叫声也凉飕飕的，不像别处的知了，叫得让人心烦。似乎，它们的叫声刚跑出来，便被风过滤掉了热气。似乎，清凉的月光也融进了西界的风里，所以这里的风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清润凉爽。

这里的风，绿幽幽的。这儿，是天然的绿色氧吧。这绿，似乎是西界山下的澧水河里流过来的。作为澧水的上游，这条 绿水六十里，水成靛澧色的澧水河，好似翡翠缎带，蜿蜒奔涌在高山深谷中，独特而秀美。两千年前，屈原在这里留下动人的诗句：沅有芷兮澧有兰。似乎，是为了宣扬自己，这诗情万丈的澧水，将这浓淡相宜的绿，将这高涨漫溢的绿，融进了水里，融进了风里，随着这多情的山风，吹到了西界山上。这绿，又似乎是从这儿的花草树木上流出来的。也不知道是这里的风首先吹绿了这里的花草树木，还是这里的花草树木首先染绿了这里的风。那一棵棵挺直端秀的三瓣木兰、香樟是绿的，那一株株攀援而上的菟丝、鸡血藤也是绿的；那一丛丛温柔的三叶草、鸡眼草是绿的，那一蓬蓬得劲的狼尾草、羊齿蕨也是绿的。甚至，山坡上那一片片开满白色小花的一年蓬、树林间挂着露水的蜘蛛网，也闪着绿意，显得喜气盈盈。山风吹来的时候，整座西界大山绿意荡漾，犹如一座绿色的海洋。置身此中，瞬间消融在这无边无际的绿意当中。

这里的风，神秘的。这儿的山，神秘的；峡谷，神秘的；洞穴，神秘的。所以，这儿的风也神秘的。不然，这儿的风怎么钻山入谷、穿林进洞呢！别处的风，吹一阵子就停了；响一阵子就没了。这儿的风，犹如一位远行的诗人，将多情深沉的诗句，不停地低声吟唱。悬崖边，山坡上，树林间，木屋旁 处处有它的身影。只有静下来的人，才能听见它那饱含真情的低吟。晴朗的天气里，天空湛蓝，白云流动，没有一点儿风，仍然能听见那位诗人在轻轻地吟唱。夜晚，繁星闪闪，星光灿烂。浩瀚的银河好似绚丽璀璨的七彩河流，哗啦啦地流淌着。风儿在星空下轻轻地呢喃、吟唱。树林间，还有许多萤火虫结伴飞舞。它们像是天上洒落的繁星，将这片夜色点缀得更加浪漫和神秘。不知不觉，住在这里的人们，便在这多情神秘的星空和山风当中悄然入梦了。

多好的西界，多好的风啊！我不禁渴望着春日、秋日，甚至冬日再来这里。相信那时的风，会带给我更多的惊喜。

西界在哪里？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西界者，桑植县城西边的大山是也。

朋友，快来西界吹吹风吧！西界在这里等你，西界的风在这里等你！



牧马图 汤青 摄

写给处暑 (组诗)

季川

只待转身确认
那个炎夏就要慢慢离去
只待呼响起
那些秋凉就要款款而来

草木知秋，它们的金黄
或者灿烂，都要被秋天
一个个登记在册
大地辽阔，洒下的汗水
或者辛劳，都要被田野
被庄稼被收获点赞

相信节气合理的妥善的安排吧
相信你站在那里，挥手之间
我们就能看见一场告别与奔赴

高粱红了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
无论气候干燥，还是湿润
无论是大平原，还是小丘陵
无论土壤是肥沃，还是贫瘠
它们都愿意扎根，都愿意生长
它们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现在处暑到了，它们被点名表扬
现在它们熟了，脸颊泛起了红光
现在它们的名字，都叫红高粱
一棵又一棵持久的站立，不分昼夜
它们信任脚下的土地与洒过的汗水
一粒又一粒真诚的牵挂，历历在目
它们都标注了乡愁出没的时间与地点

高粱红了，像一个个火把，它们高举着
我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炙热的爱

摘新棉

一起来摘新棉吧，现在的棉花地
正接受阳光的检阅
正接受丰产的祝福

一起来加入这场美好的采摘吧

一朵一朵的棉花

有白云的质地，有月光的温柔

一起来跟随这些新棉回家吧
它们还要被翻晒，被弹拨

最后才能用一层一层的温暖

把尘世的美梦盖在我们身上

是的，学习它们，脱去壳壳以后
个个都能争当心中的好花

是的，致敬它们，只有足够优秀

才能不知不觉从小我走成了大我

清晨，太阳还没出来，气温有些微凉，七叔披件夹衣坐在小院柿子树下。高大的柿子树挂满了拳头大的柿子，像一盏盏红灯笼挂在树梢，格外耀眼。几只鸟雀扑扇着翅膀从远处飞来，径直落在树枝上，旁若无人地啄食柿子。七叔没有起身驱赶鸟雀，只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再过几天，就到白露了哩！

七叔人生病去世时，儿子晓光还不到三岁。七叔没有再娶，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晓光拉扯大。四年前三光高中毕业考上了消防员。工作四年，晓光总共只回来一次，说是站里训练紧、任务重，还说要复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晓光不能常回家看看，他给七叔买了一部老人手机，每个月还按时寄钱回来。儿子孝顺有出息，七叔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晓光隔三差五打电话给七叔。听七叔说田里庄稼的长势，讲邻里乡亲的消息。电话里，晓光除了告诉七叔一些站里的事情，更多的是叮嘱他多注意身体，给他寄的钱别舍不得花，想吃什么就到镇上去买。接到晓光的电话，是七叔最安心最快的事情。

七叔最近有些烦闷，尽管每个月仍能收到晓光的汇款，但好些日子没接到他的电话

了。有几次七叔打过去，要么无人接听，要么不是晓光接的。接电话的是晓光的战友，不是说晓光去健身房锻炼忘记拿手机了，就是讲晓光到阅览室复习功课手机在宿舍里充电。晓光的战友每次都说是晓光回来叫他回个电话，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七叔心头掠过一丝不安：这小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一阵风吹来，七叔打了个冷噤，他裹了裹衣裳，还是忍不住一阵咳嗽。七叔就晓光一个独子，要不是这两年肺气肿越来越严重，他一定会去晓光工作的的地方探个究竟。

接下来几天，七叔仍没接到晓光的电话，他在小院心烦意乱地踱步。鸟雀在树上欢叫，一枚柿子从树上掉下来，刚好落在七叔肩膀上，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七叔气不打一处来，捡起石头朝树上扔去，惊得鸟雀四下飞散。没过多久，它们又飞了回来，落在树上若无其事地继续大快朵颐。

七叔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拿起手机，匆匆赶到晓辉家。晓辉是晓光的堂兄，是七叔

柿子红了

(小小说)

魏咏柏

大哥的儿子。七叔仔细交代了晓辉一番。晓辉起初十分抗拒，在七叔软硬兼施下，最后还是妥协了。他接过七叔递来的手机，拨通了晓光的电话。

请问你找谁？接电话的照例不是晓光。我是晓光的堂哥，请问晓光在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晓光的战友，他出差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晓辉犹豫着，七叔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他咬咬牙说：

是这样的，晓光他爹去世了，麻烦你转告晓光，叫他马上赶回来！电话那头愣了一下，接着说：好的好的，我一定转告他。

次日便是白露。天气愈发凉爽，柿子更红了，像一团团火焰在树上燃烧。七叔将屋外屋内旮旯旯都打扫了一遍，连窗户玻璃也擦得干干净净，跟过年似的。然后，他在家平心静气地等晓光回来奔丧。

那天，七叔没等到儿子晓光，却等来了三个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年轻消防员，其中一

个抱着晓光的黑白遗像。站在结满了红彤彤柿子的树下，领头的消防员含泪说道：大叔，我们把晓光给您带回来了！七叔听了，不顾一切地从屋里跑出来。看到好端端的七叔，众人先是一惊，很快明白原委。

看见晓光的遗像，七叔一下子瘫软在地。小伙子们赶紧上前将他扶起，不停地呼喊。好一会儿，七叔有了些好转，他颤抖着接过晓光的照片，一边抚摸，一边哭道：

<p